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太祖高皇帝起兵之五年丙申三月十日庚寅取集慶路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上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愼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卽改爲應天府都焉

○丁酉十二月釋輕重罪囚　令曰干戈未寧人心初附觸者衆有司吾甚憫焉其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前無輕重皆釋之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諭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圯民廢耕桑故設營田司修築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

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己酉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録囚笞罪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寛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至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太祖治獄以寛厚為本不則流入苛刻治新

國用經典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十一月辛丑立民兵萬户府諭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户府守之俾農時則耕閒則肄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十二月庚辰　上自宣平徵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　上問曰喪亂以來民多失

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寶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寶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耶命寵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寶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袵席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

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爾曹忘也仲寶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寶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癸未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此書因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

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皆許之
己亥正月乙巳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
郡集諸將諭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
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
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
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故取天下以不殺爲本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
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
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

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惟國家之利在己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爲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兆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蔣敬以金玉飾馬鞍轡

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若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七月甲子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能然後或不然願始終無倦爲盛德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思顏之言蓋忠於我乃賜之幣以彰其直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

無益　上欣然卽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

賜百官

十二月巳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宣使

鄭仁傑詣九江納欵因言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

相安恐旣降改隷則非所願乞預陳本意　上以書

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

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

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材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

能審時勢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

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

一諳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材而任使

一兵少則益之位卑則隆之財乏則厚賞之初無彼此

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

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

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

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欽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

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

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上賞此數人者其自視

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

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

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計各懷嫌疑不
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時解釋同其和
好豈不磊落大丈夫哉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卽降
壬寅六月戊寅元平章察罕帖木兒來致書　上謂左
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
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僞可見吾
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爲有以厭服人
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逆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
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
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

一人將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沔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 )十二月戊午　上閱武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眾以弱為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

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共識之

癸卯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保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責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地利未能盡闢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豈非人力勤惰之故自今宜督軍士

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克足國有所賴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稱

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

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歸馬于

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誥武成然後與民更

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

晚羣臣固請不已卽吳王位

上卽吳王位退朝謂右左相國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

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塹紀綱不立

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

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吾今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申號令故諸將皆聽毋敢有異者爾等爲我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上坐白虎殿與孔克仁克仁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世孫博學篤行尤精於史學洪武中薦爲翰林修撰 上嘗稱之凡有著述咸皆稱旨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

既際迍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
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有變
欲俟兩一之勢猝未能若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
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
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饋運可通之處
儲糧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將欲為何如
克仁頓首稱善
二月陳理既降 上召諸將諭曰諸公久從吾勞苦
者至矣然戰其勞苦同其安逸若農之勤耕春夏至
秋乃獲故建功業者先懲暇豫勞為逸本苦為甘機

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必有所待至於旱澇發睹之不足此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以道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乙巳何容留士戎簡見　上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於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
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上曰汝儒
者流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事有緩急兵貴權宜
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躡之兵法曰窮寇勿追
若追之太急彼且效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
綴其後料彼飢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
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
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他日　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謂諸將曰汝等非

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談論以資智識前者我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應之武昌賊衆可以全殲軍中稱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喜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遂輕儒者

勑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賢士大夫相與夙夜以成至治今士宇日擴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

言數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其以名聞若其人雖不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者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俾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熟于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又諭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此何也有仁義以爲本也夫聖人統四海宰制萬物者仁以君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就而不肖者

有所覘傚商變乎夏周變乎商仁義未可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爲古而不易者惟在於此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翰要所以輔吾者舍是無可言已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乃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乎驕當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

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
奉其致亾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求陞賞諭曰爾從
我有年爾才力勇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
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
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
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
元勲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
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國家名爵爲可幸得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

哉豈爾惜但慮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

趙臣張淵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曰汝等所言卻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務宜耳

甲午朔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兼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

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戢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

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上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

親俱存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庇化家為國
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幷祿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
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
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
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
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 )庚子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
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

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叟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盡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倘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上等之責也

○乙巳　上問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不早懲禁他日或生釁隙且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

然豈真有此哉與虞翻等言之耳耶若病膏肓必其根隱
深然後爲害必大

()壬戌　上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
遇諸葛子瑜於讌而與其子恪諧謔　上曰君臣之
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
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如此輕與臣
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
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言而
君臣父子之道虧矣動如此何以示訓

()五月丙寅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衆寡不同要

必皆識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決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概視之人皆灰心何從勸勉

○六月戊戌諭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壅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其事者豈無一

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當備陳之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宋濂孔克仁等在側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謂何克仁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葢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

無其時而龢爲者也

○戊午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巳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上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叅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穽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

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於用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停攻浚濠立柵以困之

九月戊寅朔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

以此言之不勒為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遂大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卑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萇[illegible]氏父子之亂僅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左相國徐達及參政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姜珏以城降先是取開友諒敗遣人入朝　上以書諭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

磊落拔城歸附予甚嘉之古人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之所嚮以所部全師來獻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于鋒鏑而令取敗亾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自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委任之意旺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效者旺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掠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

○十一月辛酉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僚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荷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千斛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斵石則必缺麒驎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十二月丁巳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粲然可觀及其後也小

人挾權姦邪雜進舉用親舊結爲朋黨中外百官貪婪無恥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舊習[illegible]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若有薦引當慎所擇

乙巳正月巳巳 上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俾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壬申　上問起居注官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上曰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乎同對曰吳兵長於衆之戰楚一敗之後遂自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上曰不然太宰否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是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

奇之論也今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乙酉　上將經理淮何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君明舉軍中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之賞銀有差且備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兵不素行必致兩拙舟不素操必致傾溺方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當健者此臨敵何憂不克時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翰聞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亦多冗濫者不特為戒之其得精銳庶幾有用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召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上御戟門頒賞勞

之日將軍勞於外而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滇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振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俠海宇寧謐思數有加將軍其益率三軍更圖後來茂建偉烈益若耿光以副予所托將軍其勗之

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幣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物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

嘗其味之復遣使于金華賜書獎諭以綺帛

○四月庚子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卿言漢高祖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蠭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恐而承以柔遜知其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兎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何時而動若徒與之角

力則脩然難定

四月庚寅　上與徐達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荊蜀乃南北之喉吭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取安陸及襄陽諭曰二郡據上游跨連巴蜀汝今進兵堅城之下難以卒攻緩之則頓　三軍之銳氣

急之恐傷人以冒矢石宜伺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謂右丞鄧愈諭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受事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衆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竟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克其城

○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訓文四川茂州人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

乾不出乙巳王師下揚州以儒士見留侍左右五月辟起居注尋遷中書省左司郎中洪武元年除太常寺卿一年出知潮州三年召知汀州四年擢禮部尚書兼翰林理部事是歲以樂進士爲禮部尚書翰林前侍講學士洪武三年爲會試主考而廷試又命讀之爲讀卷提調得進士吳伯宗一百二十人未年卒

戶部尚書爲起居注　上諭觀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上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苟容凡事有差謬皆足爲已之累譬之良玉有一瑕疵卽爲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

職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顚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翰林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因徃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木附山寨諭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亾而終古先奔於

商殷將亡而向義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待其著見而後來歸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輸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宣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爲固殊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因厚賜遣之

○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爲兵者仍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

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之恩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胥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汝眞猶長城汝之功名當垂竹帛少有得失豈惟邊境不寧予之勞心又何能已予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僨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恩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智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〇八月辛卯　上御奉天門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

將兵權請起居者嘗問曰普議賢相使諸將不早解
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
只此一事功蓋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九月丙辰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
之日稱諸將先登驍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
若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
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暴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
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
壯盛之年正宜奮發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退
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人之

中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淘者識之美玉在璞琢
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
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十月乙酉朔　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
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遣人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
起假竊名號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務在救民故
澤被當時福流後裔惟禹者誅降戮民自絕於天子
起兵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
保民恣行殺戮以底滅敗故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
夷為仇敵鄰境之民俱有懼色而兵猶未息兵之所

過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果何益

哉夫西蜀沃壤千里昔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

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誠爲足下之憂古人有言必先

治已而後治人予念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

據所聞以告然如弈者當局有不自知旁觀者能審

若足下旁觀於予幸有所見亦特以轉告豈不兩全

其美哉

丙午正月辛卯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以足食爲本

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

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

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閭閻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命僉事周湞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大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者陰私詭詐蠧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惟有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苛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

下必有不樂之意甚者有所望於風憲矣

○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獻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賢材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損也

○三月戊戌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

與寇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天之生
才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
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
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亦可以庶幾　上曰三代而
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
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
內悉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
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
亂今羣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

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斬其時矣

〇甲辰　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聰合於前古也

四月乙卯　上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

乘殷之輅即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最得中故取焉　上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宜用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爲不可參攷漢制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爲萬世之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

○巳未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民之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

我朝紓民之力在均節所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
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
斂以朘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
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抑末則
國計可以恆舒英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
道仁政之本也
戊辰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
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
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困
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

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
諸父老宴飲極歡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
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
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
也濟等頓首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
出濱淮郡縣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
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庚午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
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
過爲自保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

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弟子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群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爲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爲心上天鑒之卒底成事耳

五月壬午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不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

[illegible]致失所

上[illegible]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六月癸亥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屢者羣雄並起東西所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

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暱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敝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儆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壬子博士許存仁（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人通經學於金履祥得朱子傳學者稱白雲先生元末　高皇帝金華訪求其後召存仁未至而兵燹已還乃歸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乙巳置國子學設官士等官以存仁為博士丙午　上往

淥梁省殿羣從行吳元年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以王道施仁政省刑薄稅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十月定國子學官制罷存仁爲祭酒最見禮遇出入禁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進退特致殊眷無不預議及修衆廢匳頁規設法以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宮什器用請於室言官以移用官物坐之事聞人 上覽之笑而已遣將江侌事否孔昭勍奏存仁斡慌要妾餙狀以衆子非師臣體詔勿治安置韶州既至即張文獻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論居圖後遇赦還卒講

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

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誦此下修人事
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
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上因與語使者輒
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
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
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　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
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爲國長久
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絶民疲財匱乃獨誇
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上因語

川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
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
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
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壬辰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
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修是書
上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
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
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
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

直解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遍知大義可以
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
○十二月己巳與嘗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雕
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
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
可爲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
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
心一縱奢不可遏亂由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
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繕構一以朴
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皇明大訓記卷之三

臣朱國禎輯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戊戌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之上者固當念

之且如太平應天寧國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給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麤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寧國等處租賦一年

（）辛丑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實勿以虛詞為美

○甲辰 上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成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爲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閤下之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先王去世閤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賫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勃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吊生者慶初非無故也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政以此時孛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閤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

之心一則恐出孛羅自爲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閤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終那子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爲重生靈爲念者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子太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導意所拘者小而所失者大也況閤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距秦隴北接幽

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忠道操
兵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于竇之兵首變於肘
腋王信之衆生變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
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
救此深爲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喋奉書瀆聽
者是予欲盡一得之見于閣下何爲自矜拘使不答
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两并淵撓鼎沸不寧此皆
予前日屢告之言爲閣下今日明驗何不取鑒焉抑
又聞古人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
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迨今十載兼

下豈無人乎使有其人不知衛脅之使于脅也爲何如脅之復命于衛脅也爲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挽此爲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顏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門之戰患病猶日嬰懸貫目積强敵益增仇讎不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温英雄滿前難以取生古人功使天下守之以遜當有四海守之以謙况爲其臣者乎其深思之

甲寅請將吉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

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猶懷觀望未可輕舉且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

○二月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

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勑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翼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啓基隆祚者也將軍自告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孽慝[illegible]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勉期來所[illegible]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

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
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乙巳遣使陳州以書諭左君弼初君弼自廬州走汴
也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至是　上乃遣使諭以書
曰幾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
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
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
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
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

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旣已失策從使垂白之母猶攜之妻獨居異處各在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于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是足下于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若猶得者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

○四月丁未　上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歎曰軍旅未息供餽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

禕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徯蘇民雖
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上
曰建大事者不務遠略不急近功故岳山之高非晉
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
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
成故當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
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
信父子竊據沂州張右丞猶高崔各假息州郡若遽
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觀元臣依違者十
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

勢不能展又不進兵必生疑惻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中原救予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罹兵革未得休息也

辛亥　仁祖忌日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起居注僧同侍側再三慰之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月亡母以二十二日十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后忌日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遽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壬子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

其實也

（）六月甲戌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廢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不可不慎

○七月乙亥朔　上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民生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邪氣至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遂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

閲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升毎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頗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諭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既任使瀕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爲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

于民民有詞訟當爲辯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
壞法自觸憲網爾往其慎之

○戊寅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
仁者所不爲甚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逞陵者
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
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
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
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
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吾嘗
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

迭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汝等其
勉劾之

○甲申相國李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未許善長等力
請 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
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
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
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
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
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八月戊申有吏受賊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

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然其人既亦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爲世之貪汙者戒

丙寅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不忘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儉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

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勞逸他月不至驕惰也

○九月戊寅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獻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獨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汗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

日求於秉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經典雖不求其生自無化之道

○戊子　上御奉天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壘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譊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

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如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之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壬寅視朝畢御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

于將較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蚤定非獨己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爵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佚樂旋復傾敗何足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者不可不戒也

乙未諭羣臣曰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

德益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滋如王
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穎陽者專伺察細事甚張
威福一僧略不相禮陰譜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
道爲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姦邪假聲勢
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
成乎

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
九人於元主曰曩者天棄金宋曆數在殿下祖宗故
以韃靼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國與民爲主傳及百年
至于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亂中原邑里蕭條

縱有遺民又處朝秦暮楚之時民庶之不安已十七載矣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頑劣畏威懷德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四海內外殊方異類盡爲土疆亘古所無豈意辛卯之年妖人橫起不三四年間海內海外勢如瓦解殿下屢嘗命將征伐國勢日衰妖氣愈盛遂令故將大臣服毒而歿隊隊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爲將者李察罕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殄滅妖寇功已高權已重殿下

不能誰何尤甚於妖人之作亂也蓋其心如曹操之視漢獻殿下豈不知之然彼何能為由殿下廢祖宗法度天將棄之如棄金宋之將事不可救予本庶民因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隔絕遂為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轄衆撫有江東兩浙湖湘兩淮漢沔江西嶺廣人各生理近殄滅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皆殿下祖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親王駙馬盡行殄滅亦何恐也將謂已王天下有萬世之永將運在天豈由人乎今我則不然所獲元氏子孫恐皆放歸望殿下念祖宗之傳善待之不惡

○又以書遣擴廓帖木兒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于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事有難言閣下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於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止有閩中

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
居間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
援蒲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
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
拓土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
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
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
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
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

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焉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於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壬寅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上曰土不可恃廣人不可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將亡之機而吾孰可

勝之道必加持重爲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癸卯新內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備爲宮室已覺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十月乙巳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其餘或爲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

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丙午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知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鑒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不可不謹也

○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

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襃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上諭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

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卿等當思正巳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巳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巳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

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

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敎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敎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敎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興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

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議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須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法

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所紀

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既職掌弓矢以學射者於毫釐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庸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羣雄欲成霸功者甚衆然處非其地徒擾攘以傷民今十有七年功業之建寂乎無聞週

若吾將軍傳友德守徐州師次中灤獲王保保部將
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具險數
年之間民無一定之規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
因循假元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横遭塗炭耳區
區維琳于見闇然嘗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
内形勢天運去留之機頗知一二况人之常言天道
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
據不相上下必欲相爲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
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詞相告
當擇其聰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爲尊撫定關

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尊于上公卿將相各安于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割據一隅以殺戮相尚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功名俱滅次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爲君已爲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吾若以用強爭強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爲今之告二公者蓋欲休民息民爲二公之福不淺也苟爲不然鷸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

○丁巳　上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爲國但屢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元勳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之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豈但待以不死剖心與語將收實用中間懷疑者不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誠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

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推大將軍於貨貲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遂恃爲安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勳康濟宇內于是諸將皆頓首謝

○庚申　上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

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討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可勝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

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
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
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
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顧信國公徐達曰兵
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
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
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中書平章胡廷
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
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

是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

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叅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之左丞薛顯叅
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
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
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决勝不可輕
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
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
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
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

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起覩其取敗未有不由威
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
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
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
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
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
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
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
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狥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令總大軍相機而動克定之功全賴於汝于是達等辭出

○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失道天下兵與豪雄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南淮漸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捴十年之前此地之內

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強深溝高壘措欲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于一近因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令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 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

()大將軍啟行 上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壞農

其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所過道旁孤幼救之信發
父母親戚來求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其爲之復諭
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平山東尚未寧
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分命諸將北定中原南取
八閩俟八閩既完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今命爾等
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
靖亂止暴撫綏懷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
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乙丑　上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
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

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〇丙寅敕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

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亂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

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出乎其間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陜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

扈逆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兵據險
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
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乃妖人既滅兵權
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
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
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
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
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

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十一月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搆大廈翦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甲午　上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于郊埽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于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

刻少息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立一代之制又始終曲盡誠敬此真前代之所未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于安敢不虔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

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
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荆楚謂之曰古者用
此爲扑刑葢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
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劉基
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
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者國之
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
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
爲一詞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産潤

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戊戌謂侍臣曰吾非親與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己亥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任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有此弊獻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察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壬寅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胥緣出人為姦所以賊害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

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
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癸卯朔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
大槩有三輔國安邦致君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
君雖不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
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
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
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
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
觀其本情忠鯁可謂端人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

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辯別每敭高論以爲進諫竟不識先後可否之宜謀事自月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言聽則自高不聽則謂君不我用旣無益于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達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當自見之

（一）甲辰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旣讀書于律亦不可不諳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

也君子守理故不犯小人輕法故蹈重刑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儒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羣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意見決之而衆輙以為然鮮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參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

者居多

○丁未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　上始怒其反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斂手歸命乃逃於海上猶欲覘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

○辛亥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

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癸丑右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上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皆固請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狥羣臣之情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甲子　上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于　上帝
皇祇其略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
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
百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　聖
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清難息民于田野今地
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
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
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
帝心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
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上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至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戊辰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已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

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是月山東郡縣既下令官撫輯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苟縱治化爲難及更衰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

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爲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以扶元氣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皇明大訓記卷之三終